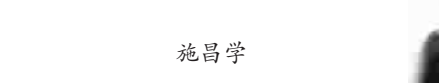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17.进入一级战备
陈伟文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在赤瓜礁西北方向有两批舰船,第一批三艘向南航行,第二批两艘朝赤瓜礁方向驶来。他当机立断:“上礁人员返舰,紧急起锚!”502舰迅速向第二批目标方向驶去。陈伟文很快判明,该目标为越南海军编队,由两艘舰船组成:一艘舷号“HQ505”,为美国建造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量4080吨;一艘舷号“HQ604”,是早年中国建造援越的运输船,满载排水量822吨。

502舰接近越南舰船400米处,开始喊话。“这是中国领土,你们立即离开!”“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离开!”越南舰船毫不理睬,继续往赤瓜礁方向航行。17时20分,越南505舰在鬼喊礁抛锚;18时11分,604船在赤瓜礁抛锚。舰队电令陈伟文:守住赤瓜礁!

陈伟文命令官兵继续反复向越方604号船喊话,越军没有任何反应。不久,越604船甲板上出现人群。这些人开始是朝着502舰指手画脚,接着吹哨起哄,最后竟然一个个扒下裤子朝502舰撒尿。

这下可把中国502舰官兵气恼了,一个劲要求陈伟文下令开炮。陈伟文也被越南的流氓无耻行为气得鼓鼓的。此时此刻,他完全有理由开炮:一是越方已侵入我领海;二是越方不但不听劝告离开,反而要流氓侮辱我官兵。但是,陈伟文严格遵守上级规定的原则,强制自己冷静下来,细心观察,沉着应对。他发现越方604船上堆放着很多器材,由此判断,很可能是要趁明晨6时最低潮时抢占赤瓜礁。眼前的情况,使陈伟文想起位于赤瓜礁西北方向3海里处的鬼喊礁和位于赤瓜礁东北方向7海里处的琼礁两个方向可能出现的情况……

“拉警报,进入一级战备!”陈伟文正在部署兵力时,又接到舰队急电。电报证实了陈伟文的判断:越604船要抢占赤瓜礁,605船要抢占琼礁。为先敌登上赤瓜礁,当夜22时13分,陈伟文命令502舰派第一批六人上礁插旗,占领最高点——沉船处。考虑到502舰单舰难以对

付鬼喊礁、琼礁和赤瓜礁三个方向越南舰船的合围之势,他决定立即重新调整兵力。

“急告556和531两舰:速来支援502舰行动!”556号和531号两艘护卫舰接到命令后,高速驶达指定海域,向陈伟文报到。“556舰速往琼礁对付越南605船,”陈伟文命令道,“531舰速往鬼喊礁对付越南505舰。”

14日凌晨最低潮时,越南604船开始行动了!几个越兵穿着裤头,光着脚板,拖着小艇,向赤瓜礁游去。陈伟文见状,命令502舰和531舰抽调人员增援赤瓜礁。两舰坚决执行命令,行动异常迅速。官兵们头戴钢盔,脚穿新胶鞋,身着救生衣,背挎冲锋枪,腰插尖刀,雄赳赳、气昂昂乘着摩托艇,高速向赤瓜礁进发。

502舰政委李楚群仔细观察越军行动。他发现,几名越军士兵用一根长缆绳,一头系着604船,另一头系在礁壁上,正不断把人员和器材转运上礁。李楚群急中生智,转身来到厨房,操起一把菜刀,跳上小艇,飞速抵近越南604船,举起菜刀“咔嚓”一声,砍断缆绳,中止了越军的登礁运输行动。

7时29分。中方登礁58人,越南登礁43人,兵力对比中方占优。为加强礁上指挥,陈伟文令李楚群登礁,并指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拔掉越南国旗,将越军撵下礁盘。

李楚群指挥登礁官兵,向越军挤压过去。此刻为8时30分,502舰见习副枪炮长杨志亮行进在拔旗护礁分队第一阵列。

杨志亮是14日零时接到率第二登礁小组增援预备战斗命令的。

“人在礁在国旗在,誓与岛礁共存亡!”带领五名登礁水兵面对国旗宣誓完毕,杨志亮怀着既激动兴奋又紧张不安的心情,回到住舱作登礁前的最后准备。

杨志亮1981年应征入伍,1983年7月考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987年7月毕业分配到某护卫舰大队,担任502护卫舰见习副枪炮长。这是杨志亮第二次远航南沙执行永暑礁海域巡逻警戒任务。这一次,他注定要青史留名。临战前的心态是复杂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映现在杨志亮脑海里。他突然想到了死。当这个念头像火花闪过时,他顿时镇静下来。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军人的尊严与威风。

39.他们决定离开上海

那一夜,上海滩火光冲天,枪声不断,血流成河。那一夜,“四·一二”清党行动开始了。那一夜,无情的大屠杀让这座城市的每一缕空气中都充满了血腥味。

武家根和红英来到了码头,身旁站立的是李少杰和方心雨,他们决定离开上海。起义失败了。很多昔日的好兄弟都离世了,尤其是王德宝,张大海……上海的工厂,码头,马路,弄堂,商店,茶楼,饭馆,都曾有过他们兄弟四人共同的回忆,还有夏秋莲,赵火,何华……李少杰和方心雨商量下来决定去武汉,而武家根他们打算先回趟苏北老家,而后再去武汉和李少杰会合,听说武汉的革命形势要比上海好,去那边应该会有所作为的。于是他们站在了同一个码头上,买了去往不同地方的船票。

临上船时,武家根和李少杰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武家根说道,四弟,如今二弟三弟都已经不在了,答应哥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努力地活着,拼命地活下去。一声汽笛,武家根他们的船先起航了。李少杰和方心雨一直站在码头上向他们挥手道别。船越行越远。李少杰他们慢慢地成了一个小黑点,最终什么都看不见了。

武家根很是惆怅地站在船首,视野内的大上海最后也消失不见了。武家根走进了“武氏铁坊”。作坊里很安静,不见了昔日爷爷挥汗打铁的情形,而身旁的红英则是一路叫着“妈”,向屋内走去的。母亲扶着走路已有些颤颤巍巍的奶奶从里屋走了出来,她们不敢相信地看着武家根和红英,眼眶一下子便红了。红英走上前问东问西的,一问之下才知道爷爷已经卧病在床了。

母亲看着武家根,她已经有好几年没见着他了,她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武家根点了点头,回答道,回来了。奶奶将目光移向了屋外,她问道,阿根,你找到你爸了吗?武家根点了点头,说道,找到了。奶奶苍老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喜悦的光芒,她问道,人呢?武家根从背着包裹里取出了一只小坛子,哽咽着说道,在这里面……我带他回家了。奶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坛子,将它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胸口,她流着泪说道,凡儿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一把擦去了脸上的泪痕。

这时,武家根从包裹里取出另一个小坛子。

母亲疑惑地问道,这是?一旁的红英回答道,是我的亲妹妹。

当红英从武家根嘴里得知夏秋莲是她亲妹妹的时候,她沉默了许久,许久之后她突然爆发出“哇”的一声哭喊,她开始一个劲地扇自己耳光,武家根拉都拉不住。那个时候她回想起自己曾经对夏秋莲所做过的一切,她辱骂过她,在心里恨着她,就连在嘉兴见着她时,她还狠狠地扇了她耳光,可是夏秋莲呢,一直忍让着她,一直宽容她,可是她们亲姐妹的最后一次见面啊!自赵火死后,夏秋莲就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她却那么残忍地对待她,若她早些时候知道她是自己的妹妹,她一定会离开家根,她不会与她争,夏秋莲那一声声唤着她“红英姐”的声音被她从记忆中拼命地搜寻了出来,有那么几次从她梦的尽头传来,她是那么想再听她叫一声“红英姐”呵。

这时,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小男孩从屋外奔跑了进来,他的手很脏,沾满了泥巴,他一见着武家根和红英有些怕生,他躲到了母亲的身后,母亲把他拉了出来,说道,伯平,你爸回来了,你不是老是问你爸你妈上哪里去了吗?他们都回来了。

武家根看着男孩,原来他就是自己的儿子武伯平,离家的时候他还尚在襁褓中,没想到一晃这些年过去了,他已经这么大了,个子也长得这么高了。

红英走上前去,说道,伯平,我是妈妈,你仔细瞧瞧。武伯平看着红英,有些认了出来,他走向了红英,叫了声“妈”,红英一把抱起了他,亲了一口他的小脸。武家根朝他伸出手去,想抚摸一下他的头,武伯平却连忙将头扭开了。母亲说道,孩子怕生,你在家里住上一阵子,他就习惯了。武家根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武家根在家住上了一阵子,他一直在等四弟李少杰的信,可偏偏没有只字片言寄过来,他思索着干脆去武汉找他算了,这样一直等下去不是个办法。

晚上,红英进了屋子,他说道,红英,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红英笑着说,你说,说完了我也有件事情要跟你说说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刊登的梅林辣酱油广告

梅林厂长陈润岁 (2) ◆ 黄振乾

岁自然成了“领头羊”。这些日子里,他尝过的番茄“沙司”太多,什么味道都有,最后竟弄得反胃了,一尝就恶心作呕。

然而,成功的到来,往往就在不知不觉间。那天,他们又做出了一锅。三个人因尝味道太多,舌头都已经麻木了,就把自制的番茄沙司和美国台尔蒙牌的番茄沙司放在一起给周围的邻居们尝。这次邻居们品尝后都说:“味道不错嘛,两种一样好吃。”这时,这些满面烟火色、一身茄汁味的男子汉不由得一阵狂喜,热泪盈眶,激动地大呼:“我们成功了!”

石永锡老板和陈润岁还到航海青年会西餐部,将自制的番茄沙司灌入美国台尔蒙沙司空瓶里,端给外国水手们吃。当他们问:“这沙司味道如何?”那些吃得津津有味的外国水手们都跷起大拇指连连称赞:“OK! OK!”

番茄沙司试制成功后,陈润岁他们再接再厉,又先后试制成功了辣酱油、果酱等辅佐食品,和青豆、刀豆等瓶装食品,一举打破了洋货的一统天下。老板们仿佛已看到了滚滚而来的利润,于是一致决定:投资办厂!

1931年10月,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诞生了!陈润岁很赞同以“梅林”二字为公司命名,取其“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象征着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那时罐头业在上海刚刚起步,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梅林厂正、副经理各一名已经确定,但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厂长人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股东们决定先设两个技师职位干起来再说,其中第一个便是陈润岁。

陈润岁从西菜厨师一下子当上了罐头食品厂的技师,深感自己本钱不足:学历太低,经验缺乏,在罐头食品生产方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于是他像过去争取当大厨那样,勤奋好学,努力学管理,刻苦钻研罐头食品生产技术。他懂得“勤能补拙”的道理,样样事情自己来,凡事亲力亲为的作风几乎贯穿了他在梅林厂的全部生涯。

新工厂开工后,瓶装番茄沙司、罐头肉类、青豆、刀豆等陆续进入市场。各西餐馆试用梅林产品者渐多,销路有了拓展。

沪上西菜商对生产罐头食品也开始产生了兴趣,于是陆续向梅林厂投资。从梅林厂开张至当年年底,资本总额已达2万元。

正当梅林厂开局顺利,股东们和厂领导踌躇满志,准备扩大生产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战争期间,长江流域和京沪沿线各业萧条,西菜业一落千丈。梅林厂产品积压,经营停顿。与此同时,陈润岁在虹口瑞康里的住宅被日军强行征用,造成他一家流离失所。为此,陈润岁恨透了日本鬼子。厂里停工,陈润岁却没有闲着。他和同事们埋头钻研,试着将各种原料以合适配方制炼入罐。为取得经验,多种外国罐头食品成了他们分析研究的“样板”,一一予以仿制。

尊重洋专家 实现机械化

1932年8月,战事平复之后,梅林厂决定重振旗鼓,陈润岁升任厂长。梅林厂扩大招股,新加盟的几名股东,资产都比较殷实。其中有一位股东名叫冯义祥,浦东南汇人,经营着上海美国总会西餐部和逸园西餐部,

又兼大华、新华两家舞厅经理,更是实力雄厚。

新股东们看到石库门作工厂,地盘狭小,难以施展,生产设备又相当简陋,工人大都是手工操作。于是,他们建议梅林厂应当扩建。

梅林厂董事会同意了扩建厂房的建议,先后购进虹桥路地段14亩土地,开工建厂。同时,向社会招聘懂得现代技术的食品加工人才。这时,冯义祥介绍了一位白俄食品专家西切勒来到梅林厂。陈润岁厂长陪同西切勒参观了工厂。在狭窄的工场里,西切勒见工人用手工搓番茄成浆,便告诉陈润岁,外国早已有打浆机,效率可大大提高。西切勒又见工人在加工各种蔬菜水果,又说国外有各种专门机器,豌豆有剥豆机,橘子有切橘机,剥玉米粒等则有六谷机……

西切勒答应尽力帮助陈厂长。

后来,陈润岁和西切勒相处久了,渐渐了解了他的身世。西切勒是立陶宛人,曾留学美国,专门学习罐头食品制造。他最爱美食,曾尝遍欧美各国美食佳肴。他孤身来到中国后,因他的专业知识很少有用武之地,因此落魄潦倒,生活困难……

1933年初梅林厂增资后资本额达到5万元,同年4月新厂房落成,新机器陆续购进。7月上海梅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组织架构齐全,下设工厂、事务所、总发行所等部门。至此,梅林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西切勒对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作了精心规划,布局得当。厂里建立了空罐车间、实罐车间、包装车间、冷气

间。机器设备有德国立式锅炉、伊拉克马达、瑞士发电机、法国番茄车、美国六谷车,还购置了国产封听车、剪刀车等。公司本身后来也造出了切角车、青豆车、拣豆车、手板封口机,制罐设备基本配套,梅林厂可谓气象一新。西切勒建议必须严格抓好产品质量,努力按照国际标准生产罐头。对此,陈厂长完全接受。梅林新厂开工后,成功生产了一批国内消费者喜食的罐头,并按西切勒提供的配方,试制了适合西方人口味的各种罐头,顺利打入市场。

西切勒专业水平高,索取的报酬也高。他提出厂里每生产一只罐头,要拿七厘利润。尽管他要价不菲,但鉴于他的重要贡献,公司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1937年3月,梅林公司正式任命西切勒为工程师。这个白俄中年汉子很激动。当他在上海浪迹十多年,生活困苦潦倒,以为他的专业知识从此被埋没时,上海梅林厂重用了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西切勒病故,葬于上海卢家湾附近一处外国人居地。

愤然举“金盾”抵制舶来品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此形势下,梅林公司确立了经营宗旨:用“著名土产制造罐头食品,抵制舶来品,争取外汇”。陈润岁等领导都赞同将公司的注册商标设计成一个金盾,决心让产品像“金盾”那样抵制东洋货等舶来品在国内市场泛滥。他们认为,虽然目前国内许多工业产品尚不能与洋货匹敌,但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地都有许多名菜,花多样、味道美,一向享誉世界。倘若择其精华炼制入罐,难道不能与舶来品争个高低,甚至战而胜之?于是,全公司上下拧成一股绳,开始了“著名土产制造罐头食品”的征程。